

我与城

## 宝楼杂院，少年梦翩跹

■赵利辉

西安的城墙是砖包土，砖是明朝的砖，土是唐朝的土。到了夜晚，西安城忽然就流光溢彩起来，尤其是老城墙之内，皆是唐时的境界，唐时的建筑。外地人第一次来，以为穿越了。

在老西安人的记忆里，西安没有这么华丽，城里还有许多朴素的老街、老巷子、老门楼。老户人家多住大宅门内，

小户就搭伙往一堆凑，凑出个大杂院来。我上中学时，同桌文玲家就住在亮宝楼旁的大杂院里，边边角角都是矮房子。大门口卧着两座憨态可掬的石狮娃，瞅着马路对过的一间卤肉铺。肉铺前有一棵老槐树，我每天站在槐树下等文玲一起上学。下雨天，见我淋了雨，她问我咋不进院里躲躲。我指着亮宝楼说：“你家里有宝，你婆（关中话，意为祖母）怕给人偷了去。”

亮宝楼位于西安南院门的东南角，鼓楼十字的路南。清末，八国联军侵华攻入北京，慈禧和光绪一行逃到西安避难。当时各省给他们送去不少礼品，后来慈禧回北京时并未全部带走，而是留下了一些。陕西巡抚便在南院门修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“劝工陈列所”，把那些礼品放置其中展出，老百姓就称这座楼为“亮宝楼”。

再后来，亮宝楼成了公共图书馆的一部分。那里其实是个两进的四合院，东西两侧各有平房三间，南连大门共九间，前檐均有斗拱。大门内有四页活动屏风，可以随时启闭。走道的左边是收发室，右边为接待室，正中是带有回廊的报刊阅览室。沿着回廊北走，就进入第二进院落，两侧同样各有三间房为藏书室。院北中间矗立一座两层包檐大楼，面宽七间，进深四间。亮宝楼的基础很高，拾阶而上，门楣上镌刻有一块“静观自得”的青石横匾，为慈禧手书。东、西、北三面都建有长廊，共计有二十间房，是保存线装典籍的藏书部。我听文玲她婆说，北廊曾经陈列过昭陵六骏，东北角的立架上一直高悬着景云钟。

“你个稼娃，西安城的宝可多着嘞。”文玲看我愣愣的，笑着说。我那时刚从乡下来到西安，不知道稼娃的意思。在学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时，我问语文老师：“稼娃是指闰土么？”老师愣了一下，微笑问我：“你老家是阿搭（关中话，意为哪里）的？”我低声说：“岐山县的。”老师说：“稼娃是稼穡之娃的意思，源自周朝话。你不要自卑，老师小时候也是个稼娃，在白鹿原上割麦子。”同学阿益忿忿

地对我说：“文玲叫你稼娃，你以后不要和她一起上学了……”阿益老家是广东番禺的，他爸当上警察后，全家就在西安扎了根。阿益“秘传”给我一种学说西安话的方法——先学吹口哨，再喷舌头，继而嘘声叹气。譬如说“喝水”，一定要说成“喝肺”等等。

我跟阿益学会了不少西安话，渐渐自信起来。但我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文玲，有天跑去亮宝楼上，朝大杂院里张望。天光和煦，一个穿着粗布大襟的小脚老太太，正抡着棒槌在石头上捶布。那是文玲她婆，鬓间还插着朵小黄花。亮宝楼的爬山虎，爬过了大杂院的墙头，一个糙脸的老汉背靠着墙根抽烟锅，脚底下踩根火绳子，袅袅地冒着青烟。太阳照进大杂院，家家的屋顶红彤彤的。给太阳照红了的西安城，就像一个古董架，上面摆着秦砖汉瓦，镶嵌着紫漆门窗，虽然落满了尘土，却给人一种拙朴的古意。守着这架子，守着这光阴，老西安人一过就是一辈子。

我看了好半天，不知文玲家是汉瓦下的哪一间。不久，老汉仰头发现了，质问道：“你站高处作甚？瞅撒（啥）呢？”我听出他是陕北口音，不是西安“土著”，就用西安话回他：“鹅（我）在这里寻人！”老汉问：“你寻谁呀？”我说：“就你们院里的文玲呀。”老汉听罢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恍然大悟般微微点了点头。“帮我个忙吧，帮我把这书还她。”我从亮宝楼扔下《杜少陵集》，老汉一把接住了，急忙跑进一间屋里。不一会儿，文玲的母亲倒提着笤帚疙瘩冲出屋来，四处张望：“人呢？偷摸跑我家吊膀（关中方言，意为

调情）来了？看我不打断他的腿！”我见情况不妙，赶紧溜了。然而，这个风波并未因我的逃走就此了结，文玲的母亲找到学校评理，我很快便受到了责罚。父亲一边打我，一边说：“教你念嘘（书），你整千（天）要肺（水）上树灌黄鼠。才十四五，竟然学会吊膀咧……”

后来，见我半个月没去上学，文玲大概慌了，拉着她母亲来看我。她母亲见我伤成那样子，软了心肠，埋怨父亲说：“你下手也忒狠了些……我又不是不依不饶。听语文老师讲了，这稼娃是个好孩子，都是误会……”她抹了把脸颊，拿出一盒药膏来给我敷了，说这药好得快。

老西安人几乎家家都有医药秘方，辈辈暗传，为儿女将来能有口饭吃。文玲说她婆的秘方是从古籍医书中得来的，膏药如何调制都在那本《杜少陵集》里。但我分明记得那是一本诗集而非医书，就算真有秘方，兴许是她家先祖用毛笔在空白处写的，借用古籍的宣纸吧。

两家和好了，我答应不再去亮宝楼，文玲的母亲终于放下心来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再去看亮宝楼那边，街巷已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大杂院的人都搬走了，只有门口的两座石狮娃还在。大杂院被改造成成了一个民宿旅馆，文玲家成了一间茶室，叫作闲坐茶舍。我有时去那里坐坐，喝半天的茶。有次从茶室望出去，我惊讶发现某个角度，能清楚看见对过马路边的槐树、肉铺，还有槐树下站着的少年。那个位置，以前是一个城市少女的闺房，又或者是她母亲房间的“瞭望口”。



闲思随笔

■马亚伟

我刚去外地上大学时，妹妹还在上小学。临行前她跟我说，逢节会给我写信，让我别担心家里。

中秋节快到了，妹妹的信如约而至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看信。妹妹给我讲了家里准备过中秋节的场景：母亲忙着杀鸡宰鹅，买苹果买葡萄；父亲忙着秋收，把田里的花生、红薯收回家，留到中秋节吃。当然，中秋节的月饼必不可少。信的最后，妹妹写道：“姐姐，你不能在家过中秋节了，也吃不到月饼了，那我给你画两个月饼吧！”妹妹的信写了三页，最后一页上画了两个大大的月饼。那两

个月饼是用铅笔画的，很大很圆，上面还标明了内馅口味——豆沙，五仁。她知道我最爱吃这两种馅的月饼。我捧着妹妹的信，泪水不禁流下来。画出来的月饼虽然无法充饥，但可以一解乡愁。远在异乡，我抬头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，想到家乡的中秋团圆节，感慨万千。妹妹的信，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我把信放在枕头下面，枕着妹妹的信睡觉，梦里是我们在一起的温馨画面。

我大学四年，妹妹给我写了四年信，直到我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。这期间，每年中秋节的信里，都画着两个又大又圆的月饼。

时光匆匆，转眼很多年过

去了，我们姐妹也各自有了小家庭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。长大是件让人无奈的事，即使是亲姐妹，当身后是不同的家庭时，关系也变成了更为复杂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。前些年，妹妹的婆家开了一家工厂，妹妹问我要不要入股，我考虑一番后同意了。谁知后来工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我的钱也赔进去了。我心中有怨气，有一次对妹妹抱怨：“要不是你当初鼓动我，我也不不会入股，也不会赔钱。”妹妹听了这话，特别生气，扭身走了。事后我很后悔，其实入股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怨不着妹妹，着实任性了。我有心跟她和好，可她脾气倔，又加上受了委屈，就

是不愿理我。

转眼又到一年中秋节了，我们都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母亲悄悄对我说：“别看你妹那倔样儿，对你不理不睬的，但她带回来的月饼可都是你最爱吃的。”毕竟是亲姐妹，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的。我偷偷把儿子拉到一边，对他说：“小宝，你画画不是很好吗？今天是中秋节，你给小姨画两个月饼吧。”小宝很快就把月饼画好了，他画的月饼也是又大又圆。他跑到妹妹身边，举着画好的月饼，说：“小姨，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画的月饼。看，还是莲蓉馅的呢，我妈说你最爱吃这种馅！”妹妹看了小宝画的月饼，忍不住“扑哧”笑出了声。

她朝我看了一眼，我顺势赶紧逗她：“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她又笑起来。孩子们不知道我们为啥画月饼，吵着让我讲讲里面有什么故事。

我给孩子们讲起当年画月饼的故事，他们听得入迷了。妹妹在一旁，眼圈红了。我动情地说：“血液于水，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最深厚的。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，就像一块圆圆的月饼一样，永远都是最圆满的样子。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无论经历什么事，亲人之间的感情是割舍不断的，也是无法取代的。”

妹妹端出月饼，说：“姐，快来吃月饼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豆沙和五仁馅！”

## 画月饼